

## 淮海路,那留存记忆的店

袁念琪

淮海路上相伴我成长的不少商店已经消失:有儿时常去的六一儿童用品商店(939号)、买文具的泰山文化用品商店(746号)、出任伴郎的绿野饭店(689号)、结婚买床的春林家具店(646号)……

在这消失的店中,就有淮海路的大店中百二店(889号)和食品二店(955号)。虽说中百二店的历史、名气和体量不能与南京路“四大公司”相比,但还是坐上了上海百货公司的第二把交椅;谁叫它生在淮海路,又是淮海路上1951年成立的第一家国营商店呢。

中百二店是淮海路老大,营业面积1600平方米。二楼为铺位,三楼是民居;二楼从东到西贯通,底层却被淮海坊899号弄堂口一分为二。过去,每当有重要外宾车队经淮海路到锦江饭店;二楼就封,不进顾客;因二楼有排临街的北窗,为安保要地。

食品二店是淮海路另一个上海商店的老二,我们叫“万兴”,不叫“食品二店”。晓得“万兴”,表明依是“老克勒”或是住这一带的“老土地”。它虽排名第二,可做食品格的资格比食品一店老。解放后,原经营百货的新新公司一楼和地下室改为专营食品的食品一店;而万兴食物号早在1907年(清光绪三十三年)就开业。记得在上世纪

80年代,店里还现磨小磨咖啡;一进店堂,就能闻到弥漫的咖啡香。

淮海路远去的另一个名店,为上海最大的旧货店“淮国旧”(424号),为“国营淮海旧货商店”简称。它创办于1949年,原名五星公司商场,1954年改名“淮国旧”。到上世纪80年代几度改名,1985年改淮海贸易信托商场,1989年曾用名五星公司,到1993年又改回“淮国旧”这个唤起几代上海人记忆的名字。

别看店是旧字当头,可楼上楼下营业面积有1400多平方米,位居当时淮海路商店规模第二。它不仅卖旧货和寄售商品,还有工厂副次产品、处理品、清仓物资、积压下马产品、出口转内销商品、甚至还有海关罚没商品……

“淮国旧”不少商品不仅比其他店同类产品价低,还有其他店买不到的东西。对消费者来说,到这可淘到自己中意、实用的便宜商品;在计划经济年代,还有不凭票的紧俏商品,还能淘零件来装配凭票或凭票也买不到落地音响、多管多波段收音机等。我的堂叔淘来淘去,装了一辆脚踏车。我这个小学生也喜欢去兜,买过价廉物美的铅笔、电池等。每当日夜和休息天,店里人头攒动。以淘旧货显出一个人的眼光、

魄力和门槛,那是上海人买账的一个本领。

淮海路还有专门涉外的旧货商店,那就是淮海中路1287号创新旧货商店,原名金门;门对着华亭路。店里来过不少淘旧货的外国领导和名人。这样的店,那是南京路没有的。夏尔·梅朋、让·傅立德在1929年出版的《上海法租界史》中写道:正因为“有自己独立的生活”,使淮海路的店是家家的,是有上海味道的。经营精明有门槛,布局周到又实惠,服务温馨加体贴。旁的不说,就说那时淮海中路789号的海燕食品厂,每晚8点供应新鲜出炉的热面包,“文革”期间也未中断。就这一点,就叫人不想离开上海。直到现在,只要路过,我都会在心里向消失的它致敬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起,淮海路上不少商店淡出人们的视线。我记着这些店的名字,淮海路路北(双号)从重庆南路到常熟路:正章染染店、东方照相馆、益民百货商店、大方绸布商店、高桥食品厂、新世界服装商店、金龙绸布商店、江夏点心店、百花缝纫用品商店、利闻无线电商店、天鹅阁西菜社、永隆食品商店……

淮海路路南(单号)从重庆南路到宝庆路:茅山酒家、全国体育用品商店、大同酒家、天山回民食品店、开瑞服装店、马兰花童装店、思南果品店、新歌电视机商店、劲松参药店、奇美皮鞋店、人民照相馆、上海西菜馆、黄山茶叶店、玉华工艺品商店、沪江洗染店、上海食品厂……

## 忆薛范

马信芳

巨鹿路675号曾是我工作过的地方,上海翻译家协会就在我办公室的楼上。一天,有位长者摇着轮椅车来到这里,协会秘书长邵正如向我介绍说,这位就是薛范先生。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译者、大名鼎鼎的资深翻译家?我肃然起敬,上前握手。

初秋传来薛范先生病逝的消息,我很震惊,去年见他的一刻又重现眼前。

那天我如约来到薛范的音乐“殿堂”,位于上海南区的一幢老公房。我知道薛范习惯于晚间工作,每天都要干到凌晨,上午睡觉,下午起来开始新一天的工作,所以我与他约定的时间是下午3点。那天薛范开门对我说,不好意思,刚刚才起床,不要见外啊。

我在堆满各种书报的客厅里坐下,问道:“听说你有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的原唱影视录像?能不能让我见识见识。”

“原唱?”薛范说:“是1956年的演出?那没有,当时还没有录像。但我有特鲁森后来演唱这首歌的录像。也算原唱吧。要不要看看?”说着,他在电脑上搜寻起来。

熟悉的旋律从音响中传出,译词的韵律和原唱的节奏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,他似乎与我一样,也沉浸在悠扬的音乐中。

如从1953年发表译配俄罗斯第一首歌算起,薛范已译配了近2000首外国歌曲。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问世于1956年。这是苏联作曲家索洛维约夫·谢多伊与诗人马都索夫斯基为当年举行的全国运动会摄制的纪录片《在运动大会的日子》所写的四首插曲之一。当时并未被电影厂看好,

但第二年,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,这首抒情歌曲却夺得了金奖。

同年7月,薛范从《苏维埃文化报》上看到了联欢节获奖名单,其中获金奖的有五首歌曲。薛范手头正好有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等三首的原谱,于是花了几个晚上把它们译了出来。薛范说,当时译配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与其他苏俄歌曲“一视同仁”,并不“刮目相看”,所以也不会预见它后来的流传盛况和影响。

薛范说,他译配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时足足花了两天的工夫,好几处译文始终不尽如人意。有一天晚上,他去“小剧场”观摩歌剧演出。散场后,摇着轮椅车走在淮海西路。当时刚下过一阵细雨,地上湿漉漉的,路边的法国梧桐还滴着水珠。蓦然,不知从哪幢楼里飘来了悦耳的钢琴声。他停车凝神仔细听,是肖邦的《降E大调夜曲》。淡淡光晕的路灯下,他出神地听着钢琴声和肖邦的应答,任自己的思维在缥缈的幻境里遨游。那天到家已经午夜1点,薛范毫无睡意,拿起摊在桌上的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的未完成稿,灵感如涌,只一个小时就把歌词译成了。

不久,北京的《歌曲》和上海的《广播歌选》同时发表了薛范译配的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很快,这首苏联歌曲在全国流传开来。此时离世界青年联欢节闭幕还不到两个月。

据后来调查,薛范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这首苏联歌曲译成俄文以外文字的人。还有人统计过,在世界上,用汉语唱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的人远比用俄语唱的人多。这首歌已不是一首单纯的爱情歌曲,而是融入了人们对家乡、亲人、朋友的挚爱和深情,以及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希望,成为拥有世界声誉的一首经典作品。

### 《跑码头》与松江农民书

## 我“回”到了儿时

朱正安

汤炳生的长篇小说《跑码头》写的是农民书艺人跑码头说书谋生的故事。读着读着,不知不觉就被书中的主人翁带回到了儿时的老家。

老家在金山松隐,与松江一江之隔。我家在小镇东街,路北,街对面就是雷阳春茶馆。这是一家兼营书场的茶馆,一天中,晚两场书,中午那场书是说给来吃午茶的农民听的。虽不买票,只在“小落回”(中场休息)时由倒开水的拿了只淘箩(撒盆)帮说书先生去茶客中“兜”(行话叫撒盆)点铜钿,但茶客出出进进,人声鼎沸,根本听不好书。晚场才是重头戏,听客基本上是镇上的三教九流,还有一些是近镇的农民“书粉”。上了推门板,点上汽油灯,再泡上一壶茶,品着听着,口福耳福都享上了,乐趣。不过夜场书是要买票的,好像是一角三分一,七分茶钱,六分应算书钿,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。那时老拙还是小把戏,不可能登堂入室享那清福,也只得听听“壁脚书”了。听“壁脚书”苦啊,夏天蚊子咬,冬天冻得骨头咯咯叫,再说从排门板缝里传出来的声音总是听不太真切,说书先生的面部表情也看不清,效果自然要大折扣,可是谁叫我“好那一口”呢!

书有评弹、评话和农民书三种。评弹以才子佳人为主,又多“私订终身后花园,落难公子中状元”之类的套路,如《白蛇传》《珍珠塔》《双珠凤》等等,评书和农民书的传统书目就多了去了,如《三国》《水浒》《隋唐》《西汉》《清忠谱》《岳传》《杨家将》《三侠五义》《济公》《包公》《施公案》……相对而言,由于评弹走书较慢,唱的说的又是些男女之间卿卿我我的事,对于情窦未开的我来说,吸引力就差了些。评书用的是苏白,吴侬软语的,听起来有点吃力,而农民书讲

的一口本土话,虽有点土,却听起来亲切,再加上许许多多本地的俗语、谚语、歇后语等,更接地气,所以我最喜欢听农民书。

听壁脚书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六七十年了,但现在回忆起来,还是蛮有意思的。那时候乡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,少年儿童课余文化活动更是少之又少,除了一年四季难得看到的几场电影和地方戏外,也就是到书摊上租几本小人书看了。可是,看小人书是不可与听书同日而语的,同一个故事,经过说书先生那张嘴的加工、演绎、渲染,就比小人书画的引人入胜了。

当然,听书给我带来的又岂止快乐。大凡经过历史沉淀保留下来的那些传统曲艺书目,大多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品,唱的是历史风云、人间苦乐,贯穿其中的却都是忠孝仁义礼智信、英雄本色、家国情怀、扬善抑恶的传统意识。这些传统意识对于渴望知识的少年儿童来说,不啻是阳光雨露,对其今后的成长和人格打造也尤为重要。所以我就常常在暗地里想,我这大半生总算没有白活,还算有正义感,有担当,多少为国家和国家做过一些有益事情,是不是跟小时候听书有点关系呢?

炳生先生本人就是一位农民书艺人,他对农民书的感情自然要比我真得多,深得多。他写《跑码头》,除了要抒发自己对过去艺术生涯的思恋之情外,更多的是想通过这部小说,为农民书“平反”正名,为农民书重新争得一席之地,其情也可嘉,其举也可佩矣!

## 生活茶座

周良弼书



### 灯下偶拾

9月1日是新学年的开学日。9月10日是教师节。9月28日是孔子的诞辰。9月与教育有着独特的渊源,也令我对人与教育有了随想。

教育是全社会近年来持续关注的热点之一。顾名思义,教育应该是有教有育。教就是对知识的掌握、积累和应用,也就是“育分”;育就是对灵魂的涵养、滋养和塑造,并以此达到成人、成才、成材之预期,也就是“育人”。身心健康,具有善心、善念、善言,善行是成人的基准;具有知识、技术、技能是成才的标尺;在救己的同时,还能救人、救苍生、救人类是成材的标杆。教和育都是动词,存有施与受之分。老师是施者,学生是受者。韩愈说:“师者,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”在我看来,老师传递的是为人之道、处世之道;传授的是学业;解答的是学生的心头之惑。有教无类、因材施教、教学相长、言传身教,这些既是方法论,也是育人观。德国哲学家雅恩贝尔斯说:“教育的本质意味着,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”教育要见人、要立人,先贤哲人们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。

应试教育强调的是知识的积累,要的是分数。考上理想的大学,捧上高薪的饭

## 九月的随想

袁松

碗,这就是当下许多学子12年寒窗苦读的全部价值、全部意义。这样的应试教育既没有注重塑造谦谦君子的传统教育的影子,也没有主张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教育的初衷。应该说,知识的应用也是具有多样、多层、多变之基本特征,应试、科举、分数都是具象,只是停留在了术的层面,还没入道,离得道更远。育分应该从属于育人,知识的积累与运用是构成学业的两个基本面。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既不是知识的积累,也不是知识的运用,治愚开化、成人成材才是教育的王道!对家、族、国来说,教育可以实现对生物基因的持续改良与优化之目标,从而不断地强壮、强大。

在9月,我又想起了陶行知先生。先生出生在1891年10月,身为秀才的父亲为他取名陶文浚。大学期间的陶文浚深受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论的影响,改名为“陶知行”,认为“知是行之始,认识先于实践”。不久,他认识到其中的唯心论色彩,提出“行是知之始,有实践才有认识”。43岁时,再改名为“陶行知”。之后,先生又认识到“从行到知”只是认识的第一阶段,再由知到行又是认识的更高阶段,于是写了一首小诗:行动是老子,知识是儿子,创造是孙子。这就是先生的“行—知—行”理论。

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,千学万学学做真人”“爱满天下,乐育英才”,先生的每一句话总是那样地充满力量,温暖人心。我敬仰先生由“知行”改为“行知”,这不只是语序上的调整,更是境界的提升,“行我所知”就是师者的最高境界。教育的“以人为本”就是以学生为本,以老师为本。在父母的眼里,每一个孩子都是宝贝;在老师的眼里,每一个学生都是美玉,只要雕琢皆可成器。人们之所以将老师与父母同等地尊敬尊重,其道理就在于此。吉林小男孩李红瑞的哭之所以上了热搜,就是因为他的老师不仅感化到了孩子,更是感动到了网民,让人领略到了教育应有的样子。对于老师而言,就得强调“行我所知”;学高为师、身正为范;对于学生而言,努力追求知行合一,或先知后行,或先行后知,或边知边行,但绝不可知而不知、知行背离、不知不行。英国哲学家培根说“读书使人明智,读诗使人灵秀,数学使人周密,科学使人深刻,伦理学使人庄重,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。凡有所学,皆成性格”。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郑强说道,没有好的语文教育,缺少文化;没有好的体育教育,缺少强壮;没有好的音乐熏陶,缺少情感。所有的知识积累、知识应用都是服从、服务于塑造人、成就人的。就在本文成稿之际,上外云间中学、上外云间小学、华师大二附中松江分校等一批新学校相继在松江落成并启用,松江教育又添生力军,共同续写人文松江的精彩篇章值得期待。



### 往事悠悠

松江中山西路有铭牌的郁氏老宅,上世纪40年代走出了一位叫涵官的大学生。在名字后缀上个“官”字,是当年老松江人对男孩的昵称,有爱,也有期望。涵官聪慧。据说当时被三所公立、两所私立大学同时录取。最后,他选读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。松江,当年隶属江苏省,本乡本土;上海,十里洋场,他说不读书的好地方。唱着“长亭外,古道边”进学堂,毕业时已唱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了。

抱着“工业兴国”的宏愿,他奔赴长春第一汽车厂。当第一辆解放牌汽车驶出车门,因他技术精湛,即被调往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。数年后,还是因技术精湛,他带着部分技术人员内迁,在四川德阳建第二重型机器厂,任高工。

“二重厂”在德阳可是赫赫有名的大厂。时不时有加长平板大货车拖载着几百吨的大家伙驶出厂区,机器上往往往扎着大红绸带,街上众人围观,评说着,笑着。厂里年轻人,依依不舍地护送出厂门,而他,总设计师,涵官,只是隔着办公大楼玻璃窗,默默地送“闺女”出嫁。

岁月如梭,学机器,用机器,造机器,一辈子奉献给机器。实在忙,竟在工作十年后才第一次抽闲回松江探望老娘。带着长春娶来的媳妇,登门认婆婆。街坊健在的老辈,笑夸,涵官回来了。老娘淌泪抚摸儿子:涵官,你回来了。

老年后的涵官玩起了电脑,他把儿女们废弃的台式电脑接过来重新组装,无师自通,能用,竟然还能玩得溜溜转。他说“老人还可以废物利用”,他教外甥女、孙子学电脑,竟然培养出了两个电脑工程师。正在留洋深造。

## 从郁氏老宅走出来的涵官

章绍岩

按说够幸福美满了,老妻是高级会计师,儿子是注册建筑师,女儿、女婿也都是“二重厂”高工了。但全家人都还是要看老头的脸色,他电脑也不玩了,说明他在生闷气,全家就要格外赔小心了。只有他老妹

每年从松江过来探亲,他才话多,操着实在不敢恭维的松江普通话,把“小郁”叫成“小鱼”,知道妹妹爱旅游,为妹妹介绍各地名胜,如曾亲临其境,实际从未去过,凭借电脑,秀才不出门,全知天下事。新旧时代,他似乎无事不晓,儿子夸他能“无缝焊接”。

他去图书馆,借侦探小说、推理小说,

他说馆藏的我都看完了,于是少去了,当然也与年龄有关。他开始嗜睡,头脑还是很清楚,但精力衰退了。他从松江出发。东北西南走了一辈子,累了,息了,享年92岁。

整理遗物,发现一张他手绘的松江地图。黑墨水画着中山路十里长街,小巷里弄,竹竿汇、菜花泾、秀野桥、大仓桥、花园浜……一一标注。中山西路钱泾桥旁的郁家老宅,特地用浓墨标出。红墨水补上了新松江的扩容,有地铁、大学城、广富林、泰晤士小镇……老妹居住地,他特意加画了圆圈。游子思家故土,让人泪崩。

## 藏家珍品

我酷爱收藏,也收藏了一些跟国庆有关的老物件,这些藏品虽普通,但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,是社会发展的见证。

一套国庆10周年火花(图1)。火花,是火柴盒上的图案。小时候,火柴是家家必备之物。人们烧火做饭,点煤油灯都要用到它。那时候火柴2分钱一盒,盒面上的火花大都印着“安全”二字,偶尔印有漂亮的图案,得到这样的火花,我就把它小心翼翼地撕下来,夹在笔记本里。我一共收藏了十几枚火花。这些火花中,我最喜欢的是由武汉火柴厂印制的国庆10周年火花,一共两张,一张是天安门上放飞彩色气球、红旗猎猎飘扬、白鸽飞翔的和谐画面,另一张是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和红旗招展、白鸽凌空翱翔的图案。两张火花右上

## 国庆藏品

胡萍

方都印有“国庆十周年”的红字,下方是“1949-1959”的数字,火花上还钤有“武汉火柴”的印章。

还有一个国庆10周年纪念搪瓷脸盆(图2)。这个搪瓷脸盆是爷爷送给我的。爷爷是名钢铁工人,1959年国庆节,爷爷单位给每名职工发了一个搪瓷脸盆做纪念。爷爷拿回家后,舍不得用,放在柜子里收藏着。这一放就是30年,1989年我考上了大学,是家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孙辈,爷爷很高兴,特地把脸盆从柜子里拿出来送给我。这个脸盆直径约35厘米,粉红色,盆的侧壁印有“国庆



图1 1949-1959 国庆十周年

十周年纪念”七个红字和“为钢粮而战”五个黑字,盆底印有手握钢钎的工人和肩扛稻穗的农村女青年画像。画面中的工人,身体强壮,面容刚毅,头戴蓝色工人帽,脖子上搭一条黄色毛巾,敞着蓝色工作服,他右手握钢钎,左手向上挥舞,似乎在呐喊:“为钢粮而战!”工人旁边的女青年,双手紧紧抱着一捆稻穗,稻穗虽沉重,但女青年仍腰杆挺直,目光炯炯,对未来充满希望。

还有一件印有开国大典图案的笔筒(图3),也是我的心头好。大三那年一个周末,我跟同学在外面闲逛,遇到一摆地摊

卖瓷器的,我一眼就看中了这个笔筒,可囊中羞涩。同学却掏钱将笔筒买了下来,说马上就要毕业,笔筒送给你做纪念。笔筒高19厘米,底径9厘米,采用江西景德镇传



图2 统纹瓷釉开片制作工艺,筒体上印有1949年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读公告、毛泽东在延安的画面及毛泽东诗词。大学毕业时许多东西都被我丢掉了,唯有这个笔筒舍不得丢,至今还端放在我的书桌上。



图3